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 第二十五回 說偈語老君示因果 遭火劫李玄失法身

卻說李玄奉老君旨回家點化父母同登仙界。李奇夫妻原本都有善根，李奇又是朝中一位忠直之臣，大凡忠臣孝子，存心最正，去仙最近，又得李玄奉獻丹藥，已把塵濁之氣換去大半。此時神清志遠，經李玄一言點醒，夫妻倆立時大悟，都把一切塵緣丟得乾乾淨淨，雙雙入山修道，再過五□年後得李玄度為地仙。這是李奇夫妻結局，書中不再另表。李玄把父母之事辦完，方才想到他第二件心事。回去請命祖師。老君不等他開口就笑道：「你父母已受汝點化，皈正修道，恰是可喜。你今可再將生來夙願償還明白，那時還有人請你去主持一個道場。那道場的主人雖不屬我門下，但也是道門子弟。久後你倆還有共事之緣，你須加意看承才好。」李玄叩頭道：「敢問祖師，弟子的夙願向哪處去償？」老君喝道：「我有一偈，你可記清！『辟谷不解穀，車輕路亦熟。欲得舊形骸，正逢新面目。』」又道：「來從是非場，去向是非地。你要見的那人，人家還為你堅守在家，須等見過了，方能出家修道。」李玄聽了，恍然明白，拜別老君，駕雲先至碧霞洞。楊仁跪接進洞。李玄將他近來功課考查了一回，覺得進步很快，心中甚喜，便嘉獎了幾句。因吩咐道：「我從祖師處新得魂遊之術，過得七天，頑殼即可丟棄，你便用火燒燬吾體，不必遲疑。因魂戀軀殼，歸來之時，仍要與頑體合一，將來昇天之時又多一番手腳，不如趁早焚化為妙。但未滿七天，切勿妄燒，恐吾魂體未能遂分，歸來之時魂無可托，必成遊魂也，」楊仁唯唯遵命。李玄僵臥牀上默念咒語，魂已出竅，逕向江南而去。

登金山之上望了一回江境，心胸大為豁朗。一路遊行到了金山之麓，打聽得何家姑娘許多修仙異事，喜道：「我的夙願在此可了也。」於是上門求見。那何蘭仙姑娘在家修行已有二□多年。這日夜間夢玄女前來指示說：「你要等候的人姓李名玄，乃是老君之徒。現已得道在你之先。他也立願要眼見你出家訪道，方肯成他本人正果。這人明日午時可到，你好等著他罷，我去了。」說畢不見。蘭仙一驚而悟，回憶夢境歷歷如真。次晨一早對父母說了，父母也道：「仙人示夢，決無舛錯。我兒須得誠心等著這位仙人相顧。」蘭仙稱是。

到了午時，果然李玄到了。蘭仙又驚又喜，換一件新道袍，手執拂塵翻然而出，和李玄相對稽首。蘭仙先含笑說道：「昨夢玄女娘娘示兆說，仙長今午必到，衲子恭候多時了。」李玄笑答道：「不敢不取。貧道與仙姑□世同謫，可算方外世交。前生之事，時刻疚心。今幸仙姑轉世皈真，不昧真靈，將來金仙有望，正果可以立待。貧道不勝欣慕之至。」蘭仙笑道：「仙長如此過獎，令衲何以克當。衲生來好道，得玄女娘娘指示，略識門徑。但因誓願甚堅，心欲目視仙長得道昇天之日，方是本身修真皈命之時。今見仙長儀神靈奕，又聞玄女面談仙長已拜在祖師門下，前程遠大，未可限量，真使我欣喜過望了。」李玄聽了，不禁肅然起立，再三感謝。於是兩人對談了幾天修持的功夫和入門的秘訣，較從前玄女娘娘所授的又深進一層，蘭仙喜謝不盡。

不覺過了六天，李玄勸蘭仙：「便該趁此機會即行出家，多游名山大川，訪求名師益友，以堅筋骨，去俗緣，即為成道立功的基矗。」蘭仙稽首領教。到了這日暮刻，蘭仙向父母叩拜養育之恩，並述出家之意。父母正欲拉住他時，李玄只把袍袖一舉，蘭仙即見有一大圓洞門，裡面宮室花木，軒敞華美，皆人世所未見。蘭仙心頭一亮，躡身入門。他那父母只見面前憑空添出一道城牆，和李玄衣服顏色一般無二，蘭仙卻被隔在牆門外面，耳中明明聽得蘭仙在牆外高叫「爹媽保重，女兒去也」兩語，卻瞧不見他人在何處。一回兒牆已撤去，仍是自己家中，李玄與蘭仙都不知哪裡去了。蘭仙父母知李玄特來點度女兒，自是無可如何。好在這幾年間他們又生了幾個孩子，因也不把蘭仙放在心上，由他自去修道。這卻不表。

單說李玄把蘭仙帶出門外，亦不再和他相見。一陣雲將他送到江南衡山之巔一處天然石洞。蘭仙在他袖中躲了一會，忽聽耳畔有人呼道：「何仙姑，何仙姑，這裡是你修道之所，用功□年，自有高人前來提拔於你，好生用心，萬勿始勤終怠，至干天譴，招橫禍。注意，注意。吾去了。」蘭仙睜目一看，原來已到了一座大山之上，妙在山中情形和李玄袖中景物□分相似，因歎仙家作用之妙，不禁羨慕交集。從此何仙姑便在這衡山石室中獨身修行。他在這五年即已能屏除煙火，每天只在山中尋些果實來吃，有時居然能夠□天半月不吃一些東西，也不覺怎樣饑渴。更過了些時，又得玄女親身下凡，將他收在門下，錄為弟子，傳授了一部玉虛秘笈，何仙姑的進步便格外迅速起來。這是後話，將來另作交代。

這時卻趕緊要把李玄之事重新提起。他自度出何仙姑回至泰山，一去一來剛剛六天，李玄在途中只覺心弦震動，似乎有甚心事一般。原來神仙最怕動心，心一動，必有甚事情發生。

也有因一念之微竟釀巨禍、遭天譴的。李玄這時雖也能夠前知，但非經過推算未必就能明瞭。此時便在空中站住，收斂心神，默默運算。可煞煞作怪，平時事無大小，一算而知的，這時覺有些模模糊糊的，不甚弄得明白，似乎他本身有甚禍事一般，又似沒甚妨礙的光景，正是俗語說的：「事不關心，關心者亂。」李玄因事屬切身，心思先已紛擾，自然神魂不能歸一。此也一定之理，除了幾位天仙領袖，誰也不能跳出這個圈兒。佛家以「無人我相」為最上功夫，亦正為此。那李玄既然一時推算不清，卻驚地記起祖師臨別的說話並那四句偈語來，雖仍是猜詳不出，但祖師說得非常平和，諒沒大事。於是把心神鎮定，急急駕雲而回。哪知一進洞府，就覺情形有異，不但楊仁不見，連自己的頑軀也不曉何處去了。坐了下來，重復推算了一回，這才明白過來。

原來楊仁當李玄去後，真個戰戰兢兢小小心心地守視李玄軀體，不敢走動一步，看看過了六天，再過半天便是李玄囑咐焚化之日了。正在加倍當心的時候，忽然來了一個鄉人衝入洞府，楊仁卻認得是自己鄰人周小官兒。從小和楊仁一同讀書玩耍的，這時卻有好久不見了。楊仁一見小官，大為驚異，但是仍舊守住李玄軀殼，不稍動彈，也不起立，只急急動問他因何而來此，可有什麼要事。小官喘息略定，才說出楊仁的母親病在垂危，專盼楊仁回去一見。小官卻是托他前來。讀者大概還能記得那楊仁自到泰山，曾奉李玄之命，念他們子孝母慈，准將他母親遷移泰安地方距碧霞洞只一百多里。那周小官經商南北，每次北來總到楊母處請安，從前也曾到過碧霞洞。此時湊巧他又到了楊家，見楊母病重思子，所以不辭跋涉，親自上山叫楊仁回家。

楊仁聽了這話，又驚又痛，又是著急。若待回去，恐負了師尊的委囑，誤了他修道大事；要是不回去，恐遲至明天未必送得著老母。事在兩難，不知要怎樣好，對著小官只是癡癡的發怔，半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小官催他道：「楊兄，怎樣呀？令堂老伯母拼著一口氣，專等吾兄回去一訣，怎麼守住一個屍體做起呆子來了？萬一遲了些時，老伯母已經歸天，等不及和你訣別，豈非終天大恨，追悔莫及麼？」楊仁這才含淚說道：「不瞞周兄說，這躺著的是小弟的師尊，他也沒有死，乃是如此這般一事情。如今只差一天我的責任方可完了，怎能走得脫身咧？」周小官聽了，大笑道：「怪不得伯母說你這人天天學道，學得有些癡氣，一個已死的人，你還守住他怎的？從古以來也不曾聽說有個死去六天還能回魂的，就算你師父是有道行的，他既限你七天，你已替他堅守到六天半了，再過半天就要算是七天了。難道有這麼巧事，六天不回，就會在這片刻時間剛好回來，那不成有心開你玩笑麼？依我之見，師尊之事，你已替他做到九成九了，差這一些，不見得就會受責。而今堂之事卻剛剛在這一剎兒是母子相見的最後時期。權衡輕重，就可分出個緩急先後來了。」楊仁躊躇道：「照你說，卻把師父的法體如何安排呢？」周小官笑道：「那還不易處嗎？師父是怎樣吩咐你的，你就怎樣替他辦了，不就妥了麼？」楊仁道：「萬一師父早不來遲不歸，偏偏湊巧就在這時回來，我做了他的門人，受過他天高地厚之恩，絲毫不曾報答，反把他的身體毀滅，使他魂魄無依，那時我粉身碎骨也挽回不及了，這又怎麼樣呢？」楊仁說完了話，伏在李玄身上大哭起來。

手之所觸，覺李玄法身冷得如冰塊一般，渾身無一點熱氣，不覺吃了一嚇，對周小官說知此事。小官又大聲道：「那你可以醒醒了罷。人死六天，身子要腐壞了，你還望他回轉來麼？若說你師父是真正神仙，神仙焉有死得那麼容易的，而且神仙最考究的是屍體昇天，那軀殼是本來不要了的，你就將他燒去又有什麼大害。萬一尊師還丟不得這個頑殼，那也算不得什麼神仙了。好兄弟，事不宜遲，老伯母馬上要咽氣了，想他拼出垂盡精神捱死等你，你怎麼盡顧你的師父，卻不念生你的母親呢？」楊仁聽了，傷心大

慟，更不暇深思細想，立刻起身，向師父軀體跪了下去，叩了無數的頭，哀哀痛哭了一番。常周小官幫著他把李玄身體搬了下來，扛出洞府，以草作褥，取火焚化。一霎時烈焰騰空，有一種芬芳之氣四處都聞得著，山林百鳥嗅著香味相率飛聚，啞呀啞啞，聲聲應和，宛如替李玄歌了一章《薤露》之詩。一回兒把李玄身體燒完了，楊仁又跪地哀哭，力盡聲嘶，兀自不肯起身。周小官忙忙把他拉起，扶入洞中，略略洗了個臉，也不暇收拾東西，匆匆忙忙跟著小官一同下山。

此時楊仁雖未能騰雲駕霧，而自修道以來精骨強健，身體結實，走起路來宛如飛馳一般。楊仁自己並不覺快，周小官已趕得汗流氣促，幾次三番喚他相等。無奈腿快的人往往不耐等人，況且此時楊仁心急如火，哪裡能夠延捱片刻，等了他幾次方才商量出一個主意，著小官緩緩的走，自己卻要先行趕去。

這時已近黃昏，他在市集買了一個火把，預定半夜以前定要趕到家中。小官只得由他。

楊仁離開小官，索性加足腿力，拼命前進。鄉村地方天黑便睡覺，竟沒有人瞧見這樣一位飛腿將軍。楊仁一氣兒趕了七八里，果然二鼓過後家門在望。楊仁心中不覺又急又慰，慰的是幸已到家，可見母親的面；急的是母親生死未卜，生怕見了面不能說話，仍和不見一般，豈不可痛。心裡這般想，兩腳跑得越快。一回兒進了家門，他的母親剛正等候不及，痰已湧上，即待閉氣的當兒。楊仁上前捧住，頓腳捶胸的大喊大哭。

一陣胡鬧，方把他娘魂靈又喊了回來。睜開雙目朝他瞧了一眼，一張枯柴也似的臉上不覺露出一絲笑意，似乎分安慰和愉快的情形。苦的是仍不能說一句話，但見他努力把頭一抬，一口氣接不上來，頓時雙足一挺，歸天去了。

楊仁這陣悲苦，真比山中焚化師尊還要厲害，而且自己年輕出家，對於一切俗套禮節絲毫不懂，只好伏在屍身呼天搶地價哭個不休。直到半夜過後，天色快黎明瞭，那周小官方才趕到，這才幫他召集人夫，辦起喪事來。可惜這等禮制不但楊仁不懂，連作書的自命是個俗不可耐的俗家，也還不甚明白；再則今古時代不同，今日社會上所用的喪禮，未必即古時所採的規矩，與其假充內行惹人笑談，還不如藏拙一點為妙。不但恁地，就在書中情節上，讀者諸公已急於要曉得李玄失去法體以後如何還魂，哪裡還有心思念叨這等小小喪禮呢？趁早表過不提。欲知李玄如何還魂，卻待下回分解。